聞之子義趙之賢者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于予乎與國策字句小異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

二年惠文后卒　田單為相

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

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呂覽淫辭

子高衣長裙振褎袖方展麗翣翣扇也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

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
豕也哉而長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
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于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
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
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孔叢子中）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
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
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于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孔叢子中

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

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孔叢子中

李寅言曹良于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猶不免于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于官良能殖貨故欲

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孔叢子中呂覽浮辭）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

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

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鬭為辱必以敢鬭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

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于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于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

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也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于理善矣

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孔叢子中）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一汜或作水北）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淮南子道應）

孫卿與臨武君（臨武君蓋楚將）議兵于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臣聞古用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兎莫知其用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由此觀之

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鋋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鋭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韓詩卷三又荀子議兵畧同

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名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以上亦見國策而小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名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

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强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蠶食上乗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令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

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史趙世家與國策小異

嚴尤三將論　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

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敢斷行也目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

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

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粮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

降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地志山西高平縣有丹山相傳白起坑趙卒于此流血成川故名又有省冤谷亦此地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史廉頗傳

孔叢子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抒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史 虞卿傳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溢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寶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名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内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

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

七年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在九年秦之圍邯鄲秦昭王也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史年表在趙孝成王九年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于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

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

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于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史平原君傳

史平原君傳　平原君者趙勝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笑曰觀此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一名談説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裼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

饗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史平原君傳又說苑復思李同作李談

史記魯仲連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筴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

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于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

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

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

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

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漢書儒家魯連十四篇

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解 趙世家年表在九年

史記虞卿傳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

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

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

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魯病死女子為

王脅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説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乗弱矣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于秦矣故不如急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强怒乗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

必然孔叢子中

趙王問相于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趙人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于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孔叢子中

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于是伊尹使之居相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孔叢子中　趙孝成王七年以子順為相尋以病免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史趙世家年表在十五年

史平原君傳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

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于人者以偶視而俱走
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間伺不忘于側息也
趙魏與之隣接而强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
者徒以二國并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强秦
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
雞不能上捿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于秦也願王
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孔叢子中

史記　自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

有餘年趙襄子喻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于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

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却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于趙趙王既賓之而燕

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
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
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于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
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固所
以弱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
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穀五味也此
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
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

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孔叢子中

卓襄王問龎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作悼此趙悼襄王也孝成王之子悼襄王三年龎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龎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傳云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杌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湔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善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

王聞傳暮譏在身（譏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鄭人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

武安君

史李牧傳 秦破趙殺將扈輒于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

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李牧傳云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六年大飢民訛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

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
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王遷及其將顏聚遂
滅趙
史（趙世家）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娼也
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
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
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
趙以為郡

牧乃殺娼后而滅其家共立嘉于代

淮南子　趙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

括地志　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

湖廣地志　秦使王翦滅趙徙王于房陵王懷鄉作歌聞者流涕今鄖陽府房縣有趙王冢

雜録

路説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

正也韓子外儲右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營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跗俞跗之為醫

也搦腦髓束肓膜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跗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

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
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
之灶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葯子明
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
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
特死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
君之不治不可藥而息也說苑辨物韓詩作號世子敘致各異不妨並存
趙王遊于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眄然環其眼

瑑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加誅也韓子外儲

右

趙急求李欸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欸也續經以此仕趙五大夫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賤續經之行也呂覽無義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輒聞而先

言之魏王魏王倘之趙乃輒還韓子內儲下

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古之名倡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淮南子修務

趙王使人于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

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揵揵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韓詩卷七 此）

（不知何時或漢初事）

說苑（奉使）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

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凶吉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

又韓詩外傳語少別

[seal]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一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